

感受南泥湾

□周折

父亲穿着肥硕的军大衣和军用翻毛鞋帽,站在校门前举目远望,留下了一张威武的照片。我觉得这是他的照片里除了背盒子枪那张之外最英武的一张了。从父亲的言谈和表情上看得出,他对这张照片也是很中意的。

那个所谓的校门,其实就是个用木头做成的门架,校门就架在一个山口中间。

1972年,我的父亲来到南泥湾参加学习。据父亲回忆,那时候的主要任务是务庄稼、学毛选、正思想。在那段时间,他是真有了时间把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认真地细读了一遍,而且通过劳动锻炼他在半年时间里体重增加了11斤。他还说,在南泥湾,每个人每月交30斤粮票,12块钱的生活费,可以尽饱吃。那时候的我,还在本村读初中,感觉到父亲这次回来还是有了一些不同,体格壮实了,脸色黑里透红,人显得豁达开朗了。多年以后,父亲很郑重地送给了我一个扁面杖,材质坚硬,手感特别好。父亲说,这是他在南泥湾空闲时做的手工。

迎着父亲的目光,我一直在想象着曾经在书本上读到的、歌曲里唱到的父亲曾经学习劳

动过的——南泥湾。

2023年9月,省职工作协与省工运学院组织了一次联合采风活动,采风的落脚点是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

从小知道延安,是从书本上读来的,柳青写的、杜鹏程写的。工作后因公私多次去过延安,却一次次与南泥湾擦肩而过。这次,我要专程去一趟南泥湾。

南泥湾,还真有别于陕北其他地方,一会儿烈日当头,一会儿大雨瓢泼,天气的事看来都是老天说了算,难怪当地人曾称这地方为“烂泥滩”。当我从这里出发开始一步步聆听有关南泥湾故事的时候,人也就被劳动和生产的氣氛渐渐包围了。我看到,整个边区军民正在一心一意解决干革命的第一道基本难题——吃饭问题和生存问题。毛泽东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给洋记者讲自力更生,朱德听说有块沼泽地可以开发就马上提出动议。王震带着他的部队挺进南泥湾,并带动了整个边区的大生产热潮。我看到,部队与部队之间、战士与战士之间进行的是比赛,村与村之间、庄稼人与庄稼人之间进行的是比赛,打井抽油的、打铁烧炭的、造枪修炮的,各行各业都在

生产比赛、工作比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我看到,不论部门高低、官位大小,人们身上有担子、肩上担指标,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内,大家都得种地,也要纳粮。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光荣的,当一个劳动模范更是光荣的。谁家生产搞得不好,毛泽东、朱德就去他们那里鼓干劲。毛泽东给当选的3个先进生产组织单位和22位劳模分别亲手题写了奖状,其内容因其不同职业不同特点而各有不同。警卫团的老战士张思德烧炭殉职,毛泽东出席他的追悼会,评价他的死比泰山还重。毛泽东先后两次为石油战线的特等劳模陈振复题词,把“埋头苦干”的精神深深镶嵌进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所有进程。

从延安时期开始,共产党人对劳动者就不仅仅只有使用和激励,还注重培养。我看到,红色延安不仅有抗大、鲁艺、科学院等30多所政、经、科、军、艺学校,还有一所延安工人学校,是专事培养工人干部和优秀人才的地方。

难怪一个据说仅仅能够养活两万多人的延安,居然曾经有20多万抗战军民在此生活过。难怪我看到那时奋战在劳动战线上的人

们个个朝气蓬勃、激情豪迈,他们是想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明白,当一个人的劳动是为了信仰、为了解放自己而努力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无限能量,创造出无限可能。

循着照片的线索,已无法判断出哪里还是70年代的模樣。一排排装满故事的窑洞大都散布在阳坡下,多处旧址展出在川道边,并不显眼的沟壑似乎已被茂密的蔓草所覆盖,最吸引目光的是那一大片稻谷,密麻麻、金灿灿、沉甸甸……

9月的南泥湾,过一阵云就可能带来一阵雨。雨后的早晨,我散步在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清凉的空气中。这里由全国总工会支持、陕西省总工会和延安市共建,是一所面向全国干部职工进行思想政治、革命传统、专业技能、公共实训教育和劳模工匠休养的示范院校,它是延安工人学校的新传承,重在着力培养产业工人队伍的领军人才。

我从这里新建的全国最具代表性的10座英模雕像前一一走过,穿过学院精心策划的劳模展馆,沿着葵花和油桃簇拥的悠闲小道,脑子里不断生出许多有关劳动的思索和感想……

懂你

□李保庆

我
多少次的暗示
但是
你一直
无动于衷
直觉告诉我
你是在考验
考验着我的忠诚

后来
我加快了表现的节奏
然而
你依旧
若无其事
急切中
我将节奏
放缓

繁星满天的夜晚
把你的名字
念到了天亮
我想
这或许是无言的结局
无奈
只好将这份情思
珍藏

十月
一个收获的季节
我始终没有察觉到
你的反应
从此
我将所有的激情
倾在了繁忙的岗位上

寒来暑往
时光荏苒
你的样子
甚至有关你的那些点滴
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模糊
默默中
将袖子撸起
让汗水挥洒

春意正浓的四月
喇叭里传来了我当选为劳模的喜讯
祝贺的人群里
只有你
悄悄地拉住我的双手
此刻我才明白
你不仅要分享我眼前的荣光
还要与我一道编织美好的未来

干婆婆

□赵攀强

干婆是母亲认的干娘。母亲出生三个月被外公外婆抱养,视为掌上明珠。外公外婆不能生育,为了确保母亲能够顺风顺水成长,按照当地打干亲的风俗,给母亲拜了个干娘。

干婆和母亲都住在来家垵,这个地方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形似小岛,风景优美。岛上有两个院子,总共住着十余户人家。干婆家住下院,母亲家住上院。下院和上院中间由一条青石路和百余个石阶连在一起。干婆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说话声音爽朗,做事干净利索,属于乡下那种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

打我记事起,干婆就和三儿住在一起。三儿小名叫铁娃,我喊他干叔。听说干婆先后有过两个干爷,第一个干爷是个国民党军官,新中国成立前夕随国军去了台湾;第二个干爷是个农民,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没有见过。

干婆视母亲为亲生女儿,百般照顾,万般呵护,疼爱有加,时常接济母亲。一有空闲,她就从下院走到上院,和母亲坐在一起聊家常,做针线,亲密无间。

那时候还是大集体,外公外婆过早离世,父亲有病,家中缺少劳力,我家成为村上有名的缺粮户,每次分到的粮食少得可怜,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听说我出生时,由于粮食有限,吃糠咽菜的母亲没有奶水,我被饿得皮包骨头,细长的脖子撑不住脑袋,头搭在肩上,奄奄一息,村上人见了都说:“这孩子怕是难养活。”

干婆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得要命,就对母亲说:“孩子没有奶吃,咋不喂饭?”母亲说:“娃太小了,粗粮粗菜咽不下去呀!”干婆出去打个转身旋即又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葫芦瓢,瓢里变戏法地装满大米。

母亲熬了一碗稀粥端到面前,没想到我闻到饭香猛然挺起头来,双目圆睁,张开嘴巴去吞那碗粥,把母亲和干婆委实吓了一跳。吃完那碗生命之粥,我还要吃。干婆说,孩子饿太久了,一次不能吃太多,需要慢慢添加食量,会好起来的。

那瓢大米吃完了,干婆又送给母亲一瓢,以后就那样一瓢又一瓢地相送,直到我也能和大人一样吃糠咽菜为止。

干婆和干叔都不识字,凡是家中来信,她就信拿来看我家,让我读给她听(那时我已经上学)。有时听着听着她就笑了,母亲也笑;有时听着听着她就哭了,母亲也哭。读完信后,她还让我回信,表扬我写得好好,有出息。

有次干婆又拿来一封信让我给她读,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干爷要回来了。从来信中得知,干爷去台湾后又娶了妻成了家,还有了孩子,工作十几年后退休了,现在生活得很好,本来早就想回家探亲,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直到政策放开后才如愿以偿。

干婆听完信后,先是哭个不停,后又笑得不止,连说他还活着,他还活着。那些天,干婆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老头子还活着,马上就要回来了,活泼得像个小姑娘。

终于等到干爷回来了,一家人团聚之后,干婆就领着干爷来看他们的干女儿了。干爷身材魁梧,身板硬朗,威严中带着慈祥,一副军人派头。他笑呵呵地进了门,在堂屋的木椅上坐下来,详细询问母亲的健康和生活情况,以及家中这些年发生的变故,反复叮嘱母亲要保重身体,要支持孩子好好读书。临走时他还塞给母亲一些钱,让母亲买些粮食补补我的身子,说我太瘦弱了。

上省团校时,我患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回家休养期间,干婆前来看我,左手端着葫芦瓢,里面装满大米;右手提着布袋,里面装有红糖、白糖和罐头。这在当时的陕南农村算是重礼了。母亲坐在我的床头,干婆坐在床边的木椅上,问这问那,爱怜之情溢于言表。母亲翻起我的上衣,让干婆看我的伤口,用手轻轻抚摸。干婆边摸边说:“娃受苦了,娃受苦了。”眼里噙满泪水。干婆对母亲说我太虚弱了,需要加强营养,补补身子。说完转身回家,又给我家送来一只大公鸡,让母亲为我炖汤喝。

一年春节放假回家,正好遇见干婆又来看望母亲。她们问我工作上的事情,还问到是否找到对象?我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递给干婆。她左看右看,不停点头,连连称赞。手指还在照片上摸了又摸,爱不释手,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母亲站在一旁,也眯起眼笑。

婚后不久,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我急忙赶回家里。由于当时我初出社会,工资微薄,毫无积蓄,可是母亲后事急需料理,没钱不行。在我心急如焚之时,铁娃干叔来了(干婆已经去世)。他让我不要着急,自己出去通过赊借的方式,备齐过事用的粮油、大肉、烟酒、蔬菜等生活用品。在母亲下葬那天,我的工作单位小河区公所派人前来,借给我三千元现款。母亲后事处理完毕,我拿着这些钱去还款,钱用完了,欠款却未还完。

干叔说:“你是国家干部,拖欠乡亲的钱不太合适,我先借钱给你,去把所有的欠款全部还完,等你有钱了再来还我,反正我不等着用钱,你不必着急。”就这样,我和妻子把他其他欠账都付清了,才返回单位。

多年之后,我仍时常想起干婆,想起她对母亲的好,对我的好,以及干叔对我们的好。这种乡里乡亲间的无私关爱和深情厚谊,犹如雪中送炭,温暖身心,让人永久感念。

又见银杏黄

□邢根有

霜降过后,空气凉飕飕的。秋风吹过,倒不是多冷,反而添了几分惬意。欣喜之余,出门走走,漫步于背街小巷,此处人迹罕至,正好避开闹市的喧嚣。

细看路旁,花儿零零星星绽放,有的鲜艳浓烈,熠熠生辉,有的淡雅如雪,繁星点点,有的开得正盛,也有的行将凋谢。叫上名字,叫不上名字的,在这个寒意瑟瑟的深秋之际独自开着,给深秋点缀着最后的点缀,无须顾忌别人的喜欢,也无须有人来欣赏。人生何不如此,何不向花一样尽情绽放,把最美的一面展示。何不像树叶一样装扮好四季,即使落下,也要把最美的风景留在人们心底。

不远处,抬头望,眼前一亮,一排银杏林好似披甲挺立的武士,风采卓越。树叶已是金黄,偶尔有片片扇形叶子随风缓缓飘下,袅袅娜娜,好似优雅的舞者。俯瞰大地,满地尽带黄金甲。曾记得,它们前一阵还是满眼翠绿,很稠很密,多日不见,稀稀疏疏了许多,但依然顽强地挂在树梢。

又见银杏黄,不觉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还记得不久前的一个早上,柔柔的春风过后,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白云悠悠,一片片新叶初绽,阳光下娇嫩吐绿,闪

着油光,朝气蓬勃,连身边盛开的鲜花也稍逊风骚。谁能想到,一眨眼,经了春,过了夏,送走了大半个秋,假若再经几场萧萧大风,枝头就光秃秃了,这一树叶子的轮回就结束了。享受了春花秋月,蜂蝶群舞,鸟鸣相伴,也经受了电闪雷鸣,风吹雨打,最后春华秋实,回馈社会。不多久,片片秋叶也要叶落归根,腐化为泥,回馈自然。

又见银杏黄,人已两鬓白。谁能忘记小时候在田野嬉闹,在尘土飞扬的村道上玩耍,背着厚厚的书包,跳跌在乡间小道,在课堂上背诵着唐诗宋词,盼望着快点下课,心里还埋怨着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太阳不下山。一恍惚,已知事,到了中学的校园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漫步操场,抬眼望,那轮皎洁的明月,想象着浩瀚宇宙的样子,每天精力充沛,不知道疲惫。一瞬间,怀揣梦想,行走在鲜花四季的校园,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海阔天空,展望未来,来不及回味,来不及留恋,已步入成年。背好行囊,离开父母

的怀抱,踏上去异乡的列车,上班了,开始了真正的生活。日升而起,早出晚归,好多事仿佛昨天发生,其实已过了好多年,有时想想,人生好似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又见银杏黄,没有常开的花,没有不落落的叶。四季交替,岁月轮回,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有的人唯有杜康,一解千愁,有的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有的人彪炳史册,留存千古,有的人默默付出,问心无愧。有时想想,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样东西,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被肯定,归属感来自被爱。不管深夜的情绪如何崩溃,面对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要释然。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失望又充满希望,学会自我修复,我们依旧选择希望美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告诉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忘不了浓墨重彩,层林尽染;忘不了硕果累累,瓜果飘香。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更有落叶缤纷,翩翩起舞。让我们拾起一枚枚枯黄的银杏叶,把它们好好珍藏,好似一瞬间,怀揣梦想,行走在鲜花四季的校园,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海阔天空,展望未来,来不及回味,来不及留恋,已步入成年。背好行囊,离开父母



秋日胡杨入画来

李响 摄

乌乃奇理事长一走进办公室,便给我们烧开水。水开后,他提起不锈钢水壶,倾斜45度,滚烫的开水顺着小巧的壶嘴奔涌而出,泻入透明的玻璃杯中。

杯底淡黄色的一簇簇元宝枫花被沸水冲开,沿着圆柱形的立体空间不断向上攀缘,直至漂浮到水面。星星点点的花瓣渐渐被泡开,像刚从枝头摘下来的鲜花儿。圆形的花瓣微裂的边缘贴着水面轻轻晃动,细细的花梗悬在水中,被一簇簇冠牵系着,来回摆动,像是伊人被秋风推送着,悠然地荡着秋千。

放下水壶,乌里理事长一边给大家递水一边讲解:这元宝枫浑身是宝,种子可炒食可榨油,油渣可做酱油,树叶可制茶,花儿可泡茶,树皮纤维可造纸。木质也坚硬,既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又是家具雕刻等细木工的用料……

他坐在墙根,斜倚着身子,眯缝着一双眼睛,望着我杯中的元宝枫花,微微地笑。他的笑一点儿也不张扬,像不经意间透过窗棂,照到身上的一抹轻薄的暖阳。你会觉得生命的暖,就那样一点一点经由冰凉的肌肤,沁入冷寂的心怀,注入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

佛在张望那个把它们从万千树种中选拔出来,傲然于世的王性炎教授。

王性炎教授坐在褐色的圈椅里,坐在明净的天空下,坐在乌里理事长经营了几十年的元宝枫林子里,安然怡然。秋阳把明灿灿的光芒洒满他的衣襟,洒在他从没有染过的从丛黑发里,生长出一位耄耋老人一生执着追求的生命诗章。

金山科技园,走进元宝枫的树林里,围在王性炎教授身旁,听他讲元宝枫的故事。彼时,花开一树,密密匝匝的花儿簇生着,细细碎碎的,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在开得浓艳的牡丹的映衬下注意到它们。他生动的讲解,吸引了四五十个少年的注意力,他们迅速把目光从缤纷的牡丹转移到一棵棵元宝枫树枝上,寻觅一簇簇黄绿色的花儿

杯茶窥枫

□高凤香

——惊喜的瞬间,把手指轻轻送上,鼻尖凑上去,深深地吸气,仿佛要把这人间的精神吸入肺腑。摇身一变,长成一棵树,结出一树幽香的花儿,长在林子里,任蜂蝶穿梭其间,任风儿吹过鼻尖……

王性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林专家,退休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元宝枫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元宝枫研发利

本草溪谷

□春草

石泉有本草溪谷,幸于癸卯深秋前往。予观之,群山环抱,碧水东流。古风亭院,绿拥蓝屋。甚为羡叹。是作拙文以赞之:

早闻本草溪谷,
今见惊是画图。
木屋掩映林中,
柳岸清风徐徐。
畦圃菜青果红,
曲径韵香轻舒。
小院楼冰雕琼,
雅室问安病除。
群山翠微岚岫,
江流澄碧迂曲。
可问此景谁为?
延州巾帼九余!

(注:此度假村由延安郭九余女士投资兴建。时逾八载,历尽艰辛,遂于乱草荒滩之地,筑建美丽景区。令人感慨万分,不由赞赏。)

用第一人。90岁高龄的他不肯停歇,还要全国各地跑,还要指点种植元宝枫的客户,还要指点已经成为专家的客户,还要一再叮嘱我:“不要让学生写我,写元宝枫,写乌乃奇和王高红这样因发展元宝枫而脱贫致富的一批农民。”

他是要跟这细碎的花儿一样,开得不引人注目,却结出饱满果实,榨出黄亮的油,让珍贵的神经修复大脑神经纤维,延年益寿。而自己的生命,却要在颠簸劳累中一天天衰弱下去吗?

他是要跟这杯中的花儿一样,即便枯萎,也要泡出滚沸的茶水,治愈严寒中受伤的灵魂,再度饱满,再度温软,再度生动吗?在扶风县绿茵苗木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对元宝枫充满好奇的作家。乌里理事长一边解答大家的问题,一边给杯中添水,泡开的元宝枫花越来越淡,颜色越来越浅。而他构想的元宝枫产业的美好前景,却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鲜活起来,亮丽起来。

王性炎教授稳稳地坐在沙发上,手端着杯温热的元宝枫茶,边听边点头,不时露出满意的微笑……